

群众出版社

神州恋

陈
浣
国



神州恋

陈 淀 国

群 众 出 版 社

神 州 恋

陈淀国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4.5印张 76千字 插页8

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344 定价：0.77 元

印数：00001—18400册

目 录

访茨坪.....	(1)
小路长长.....	(8)
旧居的怀念.....	(15)
巍巍贺龙桥.....	(22)
留下片片绿荫.....	(29)
乌石情深.....	(35)
昨天, 在一间小屋里.....	(39)
长城放歌.....	(44)
千古英魂.....	(49)
诗圣故里.....	(55)
中岳一日.....	(61)
君山美.....	(69)
桂海泛舟.....	(76)
雨湖之光.....	(86)
铜锣歌.....	(92)
情满天台.....	(96)
鼓浪涛声.....	(101)
采玉篇.....	(109)
古城, 两千年.....	(115)
古丝路上的明珠.....	(122)
骊山散记.....	(128)
塑.....	(135)

访 茨 坪

披着柔和的日光，迎着清爽的晨风，踏上一级级蜿蜒陡峭的石磴，我们兴致勃勃地爬到了井冈山茨坪的南山顶，站在高高的工农兵塑像台坪上，透过朦胧的雾幛，凭栏远眺，黄洋界、杨木岭、朱砂冲……隐约可见，一座座巍峨险峻的山峰，犹如一道道连绵起伏的铜墙铁壁，将茨坪围护在中间。

茨坪南山，海拔八百多米，是井冈山天然的风景区。这里山势优美，竹木葱茏，五彩缤纷的鲜花，一年四季都在竞相开放。清晨，人们常到这里锻炼；黄昏，人们喜欢来这里散步；节假日，青少年总是愿上南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。站到顶峰，远处可以望见五大哨口的雄姿；近处可以将锦绣如画的茨坪，尽收眼底……

太阳升起来了，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。我们沐浴着灿烂的阳光，来到坐落在茨坪南山脚下的毛主席旧居。

这是一栋普普通通的江西农舍，青皮瓦顶，黄泥墙围，房前一眼不大的池塘旁，枇杷枝头正开着朵朵白花。屋后是座碧绿美丽的小山，上面

除了长满挺拔的杉林和常青的松柏外，那四四楞楞的“方竹”，是不多见的，这引起大家很大的兴趣。

走进旧居前，要经过五根木柱支撑着的“人”字形瓦顶的“凉亭”。它和住房连在一起，别看这样简陋，连张桌子、板凳都没有，却是当年毛主席和群众促膝谈心的好地方。多少个万籁俱寂的黄昏，多少个繁星点点的深夜，苦难深重的井冈山人民，刚刚穿上灰布军装的红军战士，就是在这里，开始懂得了“革命”、“斗争”、“胜利”；就是在这里逐渐懂得了“只要团结起来，努力革命，我们这些吃红米饭的人，就一定能打倒吃鱼吃肉的土豪、资本家”；就是在这里，使群众和红军的关系，变得象水乳交融、血肉相依般的密切。毛主席住在这里，红四军战士住在这里，处处严格遵守《三大纪律，六项注意》，公买公卖，秋毫无犯，多少支动人的军爱民、民拥军的赞歌，在人们中间广泛流传着！

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，我们看到陈列的一罐食盐。在今天，这是微不足道的。然而在当时，却是多么珍贵、多么重要的财富啊！在物质极端缺乏的艰难日子里，井冈山军民，在毛主席领导下，人人动手，用陈年老墙的泥土，熬制硝盐，代替食盐。乡亲们为了使受伤的子弟兵早日重返前线，宁愿一家老小不吃盐，省下来，冒着生命危险，送到红军医院，送到亲人红军手中。

茨坪这里有个贫苦农民，过去给地主当牛当马使唤，全家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。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，他翻了身，提高了觉悟，扛起梭标长矛，成了光荣的赤卫队员。在食盐一天比一天缺乏的严重时刻，他一家老小，起早摸黑，熬制硝盐，自己颗粒不动，全都送到了部队。红军战士手捧硝盐，心潮难平，深为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精神所感动。于是，他们也将自己千方百计节省下的一坛食盐，送到这个农民家里。他又把它当作生命一样保留起来。在无恶不做的白狗子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疯狂“围剿”的艰难日子里，全家老小没有动用一粒，一直密封珍藏在老杉树底下。他深信毛主席率领的红军，肯定会回来的。一九四九年，滚滚春雷响彻祖国大地，鲜艳的革命红旗又插上了井冈山顶，这位老农才把这坛保存了整整二十年的食盐从地下挖出来，献给了政府……

走过“凉亭”，便是毛主席旧居。这是间不大的平房。黄泥墙，木板顶，一张井冈山地区军用地图，挂在这狭窄的房间里，显得十分醒目。对面的两扇小窗，既没上玻璃，也没糊纸，只是钉着几根木条，一束明亮的阳光直射进来，洒在平整的地上。窗下，摆着一张木桌、一把木椅，桌上放着一盏马灯、一盏油灯。这盏马灯，是红军战士打土豪时缴获的，想到毛主席几乎天天都是学习、工作到深夜，就主动送给了毛主席。可

是，除了晚上开会人多时用用外，平时从来不用。而那盏油灯，当时按规定，连以上干部可以点三根灯芯，可是毛主席想到条件艰苦，灯油来之不易，坚持只点一根灯芯。多少个不眠之夜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，就是在这间低矮简陋的土房里，就是在这仅有一根灯草的油灯下，夜以继日地工作着，学习着，写下了不朽的光辉著作《井冈山的斗争》，系统地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经验，有力地批判了党内“左”右倾机会主义路线，进一步回答了“红旗到底能打多久”的疑问，为中国人民革命指出了胜利的方向！

靠窗口右角，摆着一张木板床，床上铺着稻草，放着一条薄薄的线毯。深冬的山区，天气已经很冷，可是毛主席和红军战士一样，身上穿着两件单衣，夜里工作、学习很晚，就到隔壁土灶烧点开水喝，取取暖。在木床旁边，放着一对大竹箩筐，上面横着一根扁担。这是多么珍贵的文物啊！看到它，使我们立刻想起，毛主席、朱老总同战士一起，多次上山挑粮的感人情形。那是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日，井冈山军民齐心协力，纷纷动员，有的赶制竹钉，有的挖掘陷阱，有的搬运木头、石块，有的担水烧茶、做饭……红军以不到一个营的兵力，击败了湘赣敌军四个团的进攻，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辉煌胜利。可是穷凶极恶的敌人怎肯甘心失败，调兵遣将，准备着更大规模的反扑。井冈山上地势险要，五大哨口又

筑起了工事，犹如一把把铁钳，卡在那里。但是，哨口以内，人口不满两千，产谷不过万担，能不能把充分的粮食运上山，是关系到根据地存亡的大事。于是，井冈山军民，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挑粮战斗。当时，只有险峻的盘山小路。从宁冈挑粮上井冈，必须经过黄洋界。那里，大山磅礴，峰峦起伏，白色云带，盘绕山腰，踏着那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，向上攀去，大腿几乎都贴着肚皮。就是在这极其险要的山路上，军民们披星戴月，争先恐后，挑百十斤谷米，行百余里路程，把粮一担担挑上山去。在源源不断的挑粮队伍中，毛主席、朱老总和大家一起，脚穿草鞋，身背斗笠，翻山越岭，挑着谷米，疾步前进。离哨口不远，有棵很高很大的榲树，青葱挺拔，浓荫遮日，象是一把巨伞，耸立在山脚下。每当毛主席、朱老总和战士们挑粮从这里经过，都喜欢在这里休息。有一次，毛主席问同志们累不累？大家齐声回答“不累！”毛主席接着说，为了革命的胜利，我们就是要不怕艰苦，不怕累。我们今天挑粮是为了革命，将来胜利了还要挑更重的担子哩！还有一次，一个小战士站在树下，情不自禁地说道：“这里真高啊！”毛主席便亲切地问他：站在这里，能看到什么地方？小战士无比欣喜地回答：“向这边可以看到江西，向那边可以看到湖南！”毛主席望着这个可爱的战士，语重心长地告诉他：要站得高，才能看得远。我们

不但要看到江西、湖南，还要看到全中国、全世界！……毛主席的亲切教导象是一盏明灯，照耀着革命战士的心！解放后，黄洋界修起了公路，在选线时，特意把这棵榉树保留了下来。前天参观时，我们都采摘了一片翠绿的树叶，夹在日记本子里作为纪念。今天，在毛主席旧居，看到了这对当年挑粮上山的箩筐和扁担，怎能不感到格外激动，怎能不感到格外亲切！

从毛主席卧室走过去，隔壁就是一间小小的饭堂。干干净净的黄土地上，放着一张黑木方桌、四条长凳，这就是毛主席和红军战士一起吃饭的地方。在那艰苦的岁月里，主席和战士一样，每天只吃五分钱的菜金，过着和普通战士一样的苦日子，为大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……我们静静伫立在桌前，凝望着那麦粒般亲切而又陌生的红米，凝望着那一个个二、三十斤重的大南瓜，忆起革命前辈们走过的艰辛历程，热泪盈眶，热血沸腾，思绪万千。与我们同行的小张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不由自主地放声歌唱，我们也被感染，立刻和着：

红米饭，南瓜汤，
秋茄子，味道香，
餐餐吃得精打光，
餐餐吃得精打光。

干稻草，软又黄，

金丝被儿盖身上，
不怕寒风和大雪，
暖暖和和入梦乡。

.....

这支歌，过去不知听过多少遍，但是只有今天，在这里，在毛主席旧居，在巍巍井冈山根据地，才掂出了它每个音符、每句唱词的分量和它的真正含义。

我们从毛主席住过的地方缓缓走出，顺着宽广平坦的中心马路向前走去。一棵棵宝塔似的水杉，高高地耸立在两侧，那火一样红的秋叶，在微风中不住的摇曳着，真象一面面飘动的战旗，在召唤着人们，引导着人们。向导吴老师见我们对这美丽的风景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告诉我说：这树，长在井冈山，是光荣林，幸福树啊！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九日，这是井冈山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天。这天上午，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，神采奕奕，春风满面，从这条马路走来，和英雄的根据地儿女见了面。

我们沿着毛主席当年走过的这条大道朝前奔去。美丽的茨坪，富饶的井冈，这里的水，这里的园田，这里的七百一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，这里四万二千多英雄的人民，都沉浸在无比幸福的欢乐中，都沐浴在一片金色的阳光里……

小路长长

——少奇同志故乡访问记

“腊八”，通常是“冻掉下巴”的最冷时日，然而今年“腊八”，既没刮刺骨的寒风，也没飘落冻人的雪花。一大早，便下起绵绵的细雨来，把整个山村、大地，都罩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。

吃过饭，我们从敬爱的刘少奇同志旧居炭子冲出发，沿着弯弯曲曲的小道，爬过一道道山坡，绕过一个个池塘，去赵家冲青木大队进行采访。正下着雨，路很泥泞，走几步，就得停下来，把沾在鞋上的厚厚的、重重的红泥甩掉。路虽然不好走，但大家的心情都很愉快。

因为这是少奇同志1961年回乡访问社员群众时走过的原路。

我们第一个找到的是鲁新秀。她今年整整六十岁了，但身子骨结实硬朗。无论是下田劳动，还是操持家务，都是一把好手。她，个子不高，浓浓的眉毛，亮亮的大眼，身穿蓝罩衫，腰系黑围裙，头上裹着一条洁白毛巾，是道道地地的乡下妇女装束。

我们的到来，使她感到格外高兴，如同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似的，刚进屋门，脚跟还没站稳呢，茶水、香烟、水果和具有湖南风味的小花片、自己炒的红薯干……就摆了一大堆。坐定后，不等我们问起，她便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，兴致勃勃地讲道：“年终分配刚完，要钱有钱，要粮有粮，家家养猪，户户喂鸡……咳！若是早这么干，生活早就富起来了！舅舅来的那年，别说花片、糖粒子，能端上碗白开水也算不错了！因为铁锅都砸碎大炼钢铁去了，男女老少都进了大队食堂，一天吃不上几两米，人人都勒紧裤带过日子，想起来，就叫人寒心！”

刚刚接触，就会立刻使你觉察到面前这位女主人，性格十分热情、开朗、坦率而且有点泼辣、固执。讲起话来，声音很大，直来直去。

那是一九六一年，风起云涌的“大跃进”已经过去三个年头了。什么“万头猪场”，什么“尿湖尿海”，什么“亩产万斤再翻番”这些口号是早就不喊了。但，这时候人们正受着饥荒的严重威胁！

就在这天灾人祸造成的极端困难时期，刘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，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，来到了湖南宁乡，回到了阔别近四十年的家乡花明楼，就在炭子冲简陋旧居的泥屋里，度过了七个不寻常的昼夜。在这短短的七天里，少奇同志天天都是在群众当中聊天、座谈。五月八日这

天，一大早，刘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，就从旧居农舍走出，迎风踏露，沿着蜿蜒曲折的山间小路，这家出，那家进，探望乡亲，访贫问苦，慰问浮肿病人……最后，来到赵家冲姐姐家里。

上午十点光景，刘少奇和王光美来到了赵家大屋，这几户人家挤在一起的“大集体”，此刻却听不到狗咬、鸡叫，冷冷清清，静得出奇。他们环顾一下周围，迈着沉重的脚步，缓缓走进堂屋，只见一位年迈苍苍的女人，没精打采地躺在床上。他俩轻手轻脚凑过去，定望着老人家那黄瘦的脸颊，深陷的眼窝，立刻认出，她就是自己常常念起的姐姐。一九〇七年出嫁时，还是少奇陪着母亲到这里送的亲呢！

“姐姐，您好！我们看望您来了！”

老人听到亲切的喊声，睁大两眼，叮叮望着床前这两位“陌生”客人，情不自禁地叫起来：

“哎呀，是老弟，是光美！”

他们正唠着唠着，在外割草的鲁新秀回来了。人还没进屋，大嗓门的喊声却先传了来，“舅舅！舅妈！”

刘少奇和王光美马上迎了上去，把眼前这个近四十岁、却从未见过面的外甥女，从上到下打量一番，亲亲热热地问道：“你是新秀？”“是的，外甥女鲁新秀。”“你们坐坐，我去泡茶。”

“泡茶？家里还有碗？”“碗还有几个，就是没得饭吃。”

新秀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肚里装不下东西，今天在身为国家主席的舅舅面前，丝毫没有顾忌，她一五一十地讲着：

“在食堂，一天只给几两米，吃不饱肚子，只好啃野菜糠饼子，父亲就是吃了这，两天屙不下，活活给饿死了；没多久，婆婆又离开了人世……不出两个月，就死了十一个乡亲。人死了，送终时，连个油灯都点不上，每人就卖一毛钱的煤油。”

“是啊，大家都难过。现在姐姐吃几两？”

“一天五两多。”

“吃糠和菜吗？”

“七十多岁了，吃不得喽！”

他们正聊着，新秀的丈夫黄六生从田里匆匆忙忙赶了回来，赤着双脚，满腿泥巴，笑呵呵的脸上，还挂着汗珠呢！舅舅和舅母早就听说，他是个有名的老实疙瘩，一天到晚光知道埋头干活，很少讲几句话，总是嘿嘿笑着。

“六生，你不是病了吗？怎么又去犁田，看腿肿得那个样子，没瞧瞧医生吗？不休息休息哪行？”

“瞧了，大夫早就让歇歇，可是不下田干活，一天只能吃五两米，干活可以吃一斤多！”

“噢，原来是这样！”

顿时，整个屋子完全静了下来，姐姐和新秀的话就象铁锤一般，重重地敲在少奇同志的心

头。他两眼凝视窗外，望着远方的秃山秃岭，又粗又浓的眉毛不觉紧缩一团，认真地思索着。好象在家乡短短几天所见所闻的事实，都一股脑地涌了上来，心里真象刀绞般难过……沉默了好一阵子后，他们又一同来到新秀的住屋，里边空荡荡的，除了一张大床、几把椅子外，再没什么象样的东西了。

“这样大的屋，怎么没有什么家具？”

“哼，一搬三穷，没几天，我已经搬了三次家，有些东西被拿去大炼钢铁了。原来那五间房，也只给留下这么两间。”

“一平二调、共产风，害人不浅，非熬住不可啊！”

.....

从新秀屋插过去，到了贫农社员彭菊秋家。只见老人提了一只大木桶，从楼上往下递，可是下边没人接，弄得他进退两难。刚好这时刘少奇同志过来，迎上去把那只木桶接下来。不远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，吃力地蹲在屋后，几块烂砖头上，架着一只半拉铁锅，烟熏火燎的用水在煮菜，准备中午当饭吃。少奇同志凑过去一看，有黄花菜、野芹菜、蕨根等，他对王光美同志说道：“你认识吗？它叫芹菜，这个字音同‘穷’相近，过去人们忌讳，所以叫它‘富菜’，可是今天……”少奇同志有意把话停下，走到邻居杨家启家的碗柜跟前，将门打开，搬出盐罐罐、油罐罐

一看，盐巴多少还有点，食油却一干二净……他一面看着，一面不由自主地摇着头，感慨地讲道：“十多年了，还不是没有甩掉这个‘穷’字吗！”

离开杨家启屋，又到黄启洪家，老人正在扫地，少奇同志看到他那象是马蜂蜇了一般浮肿的脸，主动上前，一把握住他那发面馒头似的双手。老人热泪盈眶，赶紧把手往回缩，可是抽不回。少奇同志说：“我对你不起，对大家不起，搞得你们没得饭吃。以后就会慢慢好的，喂鸡有蛋吃，养猪有肉吃……你们家喂猪了吗？”

“喂猪？”一直陪着舅舅、舅母的新秀淡淡一笑，把少奇同志带到一个静悄悄的猪栏前：

“全食堂一百多口人，就这么一头宝猪，浑身上下不到十斤重，屁股尖尖的，骨头刀子般，连毛都没得几根，能会有肉吃！”

刘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从地上拾起一枝小树棍，把躺在角落里懒洋洋的那头小猪哄起：

“这猪怎么不长？”

新秀叹口气答道：“人都吃不饱，哪有猪吃的？”

.....

第二天，刘少奇同志就离开了炭子冲。这次回乡住了七天，问题了解清了，社员的心摸透了。实事求是，有错就改，当即宣布解散食堂，平调社员的东西，必须坚决退赔……这一下，真的不知救活了多少人哪！讲到这，新秀从抽屉